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

话说萧云仙奉着将令，监督筑城，足足住了三四年，那城方才筑的成功。周围十里，六座城门，城里又盖了五个衙署。出榜招集流民，进来居住，城外就叫百姓开垦田地。萧云仙想道：“像这旱地，百姓一遇荒年，就不能收粮食了，须是兴起些水利来。齐评：要着。天二评：欲开垦先兴水利，不易之道也。因动支钱粮，雇齐民夫，萧云仙亲自指点百姓，在田傍开出许多沟渠来。沟间有洫，洫间有遂[[1]](#footnote-1)，开得高高低低，仿佛江南的光景。到了成功的时候，萧云仙骑着马，带着木耐，在各处犒劳百姓们。每到一处，萧云仙杀牛宰马，传下号令，把那一方百姓都传齐了。萧云仙建一坛场，立起先农[[2]](#footnote-2)的牌位来，摆设了牛羊祭礼。萧云仙纱帽补服，自己站在前面，率领众百姓，叫木耐在旁赞礼，升香、奠酒，三献、八拜，拜过，又率领众百姓望着北阙山呼舞蹈，叩谢皇恩齐评：�e动不凡。天二评：此鼓舞亦不可少。便叫百姓都团团坐下。萧云仙坐在中间，拔剑割肉，大碗斟酒，欢呼笑乐，痛饮一天天二评：云仙又经济，又风雅，又豪爽，我以为在虞、�f、杜三人之上。作者于大祭之后叙郭孝子萧云仙，非无意也，而�u者以为�N波，岂其然乎？。吃完了酒，萧云仙向众百姓道：“我和你们众百姓在此痛饮一天，也是缘法。而今上赖皇恩，下托你们众百姓的力，开垦了这许多田地，也是我姓萧的在这里一番。我如今亲自手种一颗柳树，你们众百姓每人也种一颗，或杂些桃花、杏花，亦可记着今日之事。齐评：可比甘棠遗爱。众百姓欢声如雷，一个个都在大路上栽了桃、柳。萧云仙同木耐，今日在这一方，明日又在那一方，一连吃了几十日酒，共栽了几万颗柳树。众百姓感激萧云仙的恩德，在城门外公同起盖了一所先农祠，中间供着先农神位，旁边供了萧云仙的长生禄位牌。又寻一个会画的，在墙上画了一个马，画萧云仙纱帽补服，骑在马上，前面画木耐的像，手里拿着一枝红旗，引着马，做劝农的光景。百姓家男男女女，到朔望的日子，往这庙里来焚香点烛跪拜，非止一日黄评：云仙之功，得此亦足以报矣，何必封侯始以为荣。

到次年春天，杨柳发了青，桃花杏花都渐渐开了，萧云仙骑着马，带着木耐，出来游玩。见那绿树阴中，百姓家的小孩子，三五成群的牵着牛，也有倒骑在牛上的，也有横睡在牛背上的，在田旁沟里饮了水，从屋角边慢慢转了过来黄评：写出太平景象。萧云仙心里欢喜，向木耐道：“你看这般光景，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。只是这班小孩子，一个个好模好样，也还觉得聪俊，怎得有个先生教他识字便好。齐评：能养能教，真是一片�嵝奈�民之人。天二�u：既有以�B之，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，方不愧儒者，我于�仙无间然。黄评：先养后教，儒将风雅。木耐道：“老爷，你不知道么？前日这先农祠住着一个先生，是江南人黄评：直伏沈琼枝。而今想是还在这里，老爷何不去和他商议？”萧云仙道：“这更凑巧了。”便打马到祠内会那先生。进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。萧云仙道：“闻得先生贵处是江南，因甚到这边外地方？请问先生贵姓？”那先生道：“贱姓沈，敝处常州；因向年有个亲戚在青枫做生意，所以来看他。不想遭了兵乱，流落在这里五六年，不得回去。近日闻得朝里萧老先生在这里筑城、开水利，所以到这里来看看。老先生尊姓？贵衙门是那里？”萧云仙道：“小弟便是萧云仙，在此开水利的。”那先生起身从新行礼，道：“老先生便是当今的班定远[[3]](#footnote-3)，晚生不胜敬服。”萧云仙道：“先生既在这城里，我就是主人，请到我公廨里去住。”便叫两个百姓来搬了沈先生的行李。叫木耐牵着马，萧云仙携了沈先生的手，同到公廨里来。备酒饭款待沈先生，说起要请他教书的话，先生应允了。萧云仙又道：“只得先生一位，教不来。”便将带来驻防的二三千多兵内，拣那认得字多的兵选了十个，托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书理。开了十个学堂，把百姓家略聪明的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，读到两年多，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题、破承、起讲。但凡做的来，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，以示优待齐评：�T掖奖劝，一片苦心。天二评：�T掖奖劝，教民之法�湟印？上е谎У�r文。这些人也知道读书是体面事了。

萧云仙城工已竣，报上文书去，——把这文书就叫木耐赍去。木耐见了少保，少保问他些情节，赏他一个外委把总[[4]](#footnote-4)做去了。少保据着萧云仙的详文，咨明[[5]](#footnote-5)兵部。——工部核算：

萧采承办青枫城城工一案，该抚题销本内：砖，灰，工匠，共开销银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两一钱二分一厘五毫。查该地水草附近天二评：照�前文。烧造砖灰甚便，新集流民，充当工役者甚多；不便听其任意浮开。应请核减银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有零，在于该员名下着追天二评：出纳之吝，�^之有司。送他些使�M就没�了。查该员系四川成都府人，应行文该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，可也。奉旨依议。

萧云仙看了邸抄，接了上司行来的公文，只得打点收拾行李，回成都府。比及到家，他父亲已卧病在床，不能起来。萧云仙到床面前请了父亲的安，诉说军前这些始末缘由；说过，又磕下头去，伏着不肯起来。萧昊轩道：“这些事，你都不曾做错黄评：岂止不错。为甚么不起来？”萧云仙才把因修城工，被工部核减追赔一案说了；又道：“儿子不能挣得一丝半粟孝敬父亲，倒要破费了父亲的产业，实在不可自比于人，心里愧恨之极！”萧昊轩道：“这是朝廷功令，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，何必气恼？我的产业，攒凑拢来，大约还有七千金，你一总呈出归公便了。天二评：非此父不生此子。此部办的功令，非朝廷功令也。萧云仙哭着应诺了。看见父亲病重，他衣不解带，伏伺十馀日，眼见得是不济事。萧云仙哭着问：“父亲可有甚么遗言？”萧昊轩道：“你这话又呆气了。我在一日，是我的事；我死后，就都是你的事了天二评：�}人�}起，不易此言。总之，为人以忠孝为本，其馀都是末事。齐评：语简而大，可敬可佩。说毕，瞑目而逝。

萧云仙呼天抢地，尽哀尽礼：治办丧事，十分尽心黄评：云仙忠孝二字足以当之，昊轩可以瞑目矣。却自己叹息道：“人说‘塞翁失马’[[6]](#footnote-6)，未知是福是祸。前日要不为追赔，断断也不能回家，父亲送终的事，也再不能自己亲自办。可见这番回家，也不叫做不幸。天二评：仁�x之人，其言蔼如。丧葬已毕，家产都已赔完了，还少三百多两银子，地方官仍旧紧追。适逢知府因盗案的事降调去了。新任知府却是平少保做巡抚时提拔的，到任后，知道萧云仙是少保的人，替他虚出了一个完清的结状，叫他先到平少保那里去，再想法来赔补。少保见了萧云仙，慰劳了一番黄评：仍不过“慰劳”。替他出了一角咨文，送部引见。兵部司官说道：“萧采办理城工一案，无例题补天二评：给你几十两银子就有例了。应请仍于本千总班次，论俸推升守备。俟其得缺之日，带领引见。”

萧云仙又候了五六个月，部里才推升了他应天府江淮卫[[7]](#footnote-7)的守备黄评：仅得一卫守备，置之闲散，惜哉！。带领引见。奉旨：“着往新任。”萧云仙领了札付[[8]](#footnote-8)出京，走东路来南京。过了朱龙桥，到了广武卫地方黄评：选到广武卫者，以便到南京得与诸贤相会也。晚间住在店里，正是严冬时分。约有二更尽鼓，店家吆呼道：“客人们起来！木总爷来查夜！”众人都披了衣服坐在铺上。只见四五个兵，打着灯笼，照着那总爷进来，逐名查了。萧云仙看见那总爷原来就是木耐。木耐见了萧云仙，喜出望外，叩请了安，忙将萧云仙请进衙署，住了一宿。

次日，萧云仙便要起行，木耐留住道：“老爷且宽住一日，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，今日且到广武山阮公祠[[9]](#footnote-9)游玩游玩黄评：恰好是阮公祠，也亏作者想得到。卑弁尽个地主之谊。天二评：木耐被云仙陶�F，居然风雅起来。萧云仙应允了。木耐叫备两匹马，同萧云仙骑着，又叫一个兵，备了几样肴馔和一尊酒，一径来到广武山阮公祠内。道士接进去，请到后面楼上坐下。道士不敢来陪，随接送上茶来。木耐随手开了六扇窗格，正对着广武山侧面。看那山上，树木凋败，又被北风吹的凛凛冽冽的光景，天上便飘下雪花来黄评：随意写景必妙。萧云仙看了，向着木耐说道：“我两人当日在青枫城的时候，这样的雪，不知经过了多少，那时倒也不见得苦楚；如今见了这几点雪，倒觉得寒冷的紧。”木耐道：“想起那两位都督大老爷，此时貂裘向火，不知怎么样快活哩！齐评：冷语传神。天二评：此其所以为都督大老爷。云仙语甚和平，木耐则不免牢骚矣，然尚蕴藉。说着，吃完了酒，萧云仙起来闲步。楼右边一个小阁子，墙上嵌着许多名人题咏，萧云仙都看完了。内中一首，题目写着“广武山怀古”，读去却是一首七言古风[[10]](#footnote-10)。萧云仙读了又读，读过几遍，不觉凄然泪下黄评：写云仙真是儒将，并无不平之鸣，至此则不觉泪下者，诗教之感人深矣。天二评：有触于中，亦木耐有以启之。木耐在旁，不解其意。萧云仙又看了后面一行写着：“白门武书正字氏稿”，看罢，记在心里。当下收拾回到衙署，又住了一夜。次日天晴，萧云仙辞别木耐要行。木耐亲自送过大柳驿，方才回去。

萧云仙从浦口过江，进了京城，验了札付，到了任，查点了运丁，看验了船只，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。那日，便问运丁道：“你们可晓的这里有一个姓武，名书，号正字的是个甚么人？”旗丁道：“小的却不知道。老爷问他，却为甚么？”萧云仙道：“我在广武卫看见他的诗，急于要会他。黄评：由诗递到武书，因得与虞、杜诸人相见。旗丁道：“既是做诗的人，小的向国子监一问便知了。”萧云仙道：“你快些去问。”旗丁次日来回复道：“国子监问过来了。门上说，监里有个武相公，叫做武书，是个上斋[[11]](#footnote-11)的监生，就在花牌楼住。”萧云仙道：“快叫人伺候，不打执事，我就去拜他。”当下一直来到花牌楼，一个坐东朝西的门楼，投进帖去，武书出来会了。萧云仙道：“小弟是一个武夫，新到贵处，仰慕贤人君子。前日在广武山壁上，奉读老先生怀古佳作，所以特来拜谒。”武书道：“小弟那诗，也是一时有感之作，不想有污尊目。”当下捧出茶来吃了。武书道：“老先生自广武而来，想必自京师部选的了？”萧云仙道：“不瞒老先生，说起来话长。小弟自从青枫城出征之后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项，方才赔偿清了，照千总推升的例，选在这江淮卫。却喜得会见老先生，凡事要求指教；改日还有事奉商。”武书道：“当得领教。”萧云仙说罢，起身去了。

武书送出大门，看见监里斋夫飞跑了来，说道：“大堂虞老爷立候相公说话。”武书走去见虞博士。虞博士道：“年兄，令堂旌表的事，部里为报在后面，驳了三回，如今才准了天二评：部吏能事件件如此，正与萧云仙报销对照。牌坊银子在司里，年兄可作速领去。”武书谢了出来。次日，带了帖子去回拜萧守备，萧云仙迎入川堂，作揖奉坐。武书道：“昨日枉驾后，多慢。拙作过蒙称许，心切不安，还有些拙刻带在这边，还求指教。”因在袖内拿出一卷诗来。萧云仙接着，看了数篇，赞叹不已。随请到书房里坐了，摆上饭来，吃过，萧云仙拿出一个卷子递与武书，道：“这是小弟半生事迹，专求老先生大笔天二评：又是儒林外史本色来了。不朽正不在此。或作一篇文，或作几首诗，以垂不朽。”武书接过来，放在桌上，打开看时，前面写着“西征小纪”四个字。中间三副图：第一副是“椅儿山破敌”，第二副是“青枫取城”，第三副是“春郊劝农”黄评：题图，名士之恶习也，不如武夫。此图实事实功，足称题咏，亦作者不平之意。每幅下面都有逐细的纪略。武书看完了，叹惜道：“飞将军数奇，古今来大概如此；老先生这样功劳，至今还屈在卑位；这做诗的事，小弟自是领教。但老先生这一番汗马的功劳，限于资格，料是不能载入史册的了，须得几位大手笔，撰述一番，各家文集里传留下去，也不埋没了这半生忠悃。齐评：文人之笔重于丘山，往往有正史所无，一经妙笔描写，反津津在人口角者，正是这个意思。萧云仙道：“这个也不敢当。但得老先生大笔，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。”武书道：“这个不然。卷子我且带了回去，这边有几位大名家，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，若是见了老先生这一番事业，料想乐于题咏的。容小弟将此卷传了去看看。”萧云仙道：“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谒？”武书道：“这也使得。黄评：借此便与博士诸人相联络。萧云仙拿了一张红帖子要武书开名字去拜。武书便开出：虞博士果行、迟均衡山、庄征君绍光、杜仪少卿，俱写了住处，递与萧云仙，带了卷子，告辞去了。

萧云仙次日拜了各位，各位都回拜了。随奉粮道文书，押运赴淮。萧云仙上船，到了扬州，在钞关上挤马头。正挤的热闹，只见后面挤上一只船来，船头上站着一个人，叫道：“萧老先生！怎么在这里？”萧云仙回头一看，说道：“呵呀！原来是沈先生黄评：由此递到沈琼枝。你几时回来的？”忙叫拢了船。那沈先生跳上船来。萧云仙道：“向在青枫城一别，至今数年。是几时回南来的？”沈先生道：“自蒙老先生青目，教了两年书，积下些修金，回到家乡，将小女许嫁扬州宋府上，此时送他上门去。天二评：何以送上门？。萧云仙道：“令爱恭喜，少贺。”因叫跟随的人封了一两银子，送过来做贺礼，说道：“我今番押运北上，不敢停泊；将来回到敝署；再请先生相会罢。”作别开船去了。

这先生领着他女儿琼枝黄评：递到沈琼枝。岸上叫了一乘小轿子抬着女儿，自己押了行李，到了缺口门，落在大丰旗下店里天二评：无媒无妁自送到门，非妾而何？既知为盐商，必无娶贫士女为正室之理。那里伙计接着，通报了宋盐商。那盐商宋为黄评：为富不仁。打发家人来吩咐道：“老爷叫把新娘就抬到府里去天二评：此句明明是作妾了。沈老爷留在下店里住着，叫帐房置酒款待。”沈先生听了这话，向女儿琼枝道：“我们只说到了这里，权且住下，等他择吉过门黄评：为何要自送上门。怎么这等大模大样？看来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了天二评：呆�B。这头亲事，还是就得就不得？女儿，你也须自己主张。黄评：妙在叫他自已主张，却居然贡生。沈琼枝道天二评：姑娘何其老气。“爹爹，你请放心。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，得他身价，为甚么肯去伏低做小！他既如此排场，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，倒反被外人议论黄评：逃走倒不怕人议论。我而今一乘轿子，抬到他家里去，看他怎模样看待我。齐评：此段议�正欲自显其才耳。天二评：如此便无人议论邪？荒谬。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儿的言语黄评：妙在就依。看着他装饰起来。头上戴了冠子，身上穿了大红外盖黄评：既戴冠子、穿大红袍，得不谓之出嫁乎？谬极。拜辞了父亲，上了轿。那家人跟着轿子，一直来到河下，进了大门。几个小老妈抱着小官在大墙门口同看门的管家说笑话，看见轿子进来，问道：“可是沈新娘来了？请下了轿，走水巷里进去。”沈琼枝听见，也不言语，下了轿，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。说道：“请你家老爷出来！我常州姓沈的，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！他既要娶我，怎的不张灯结彩，择吉过门？把我悄悄的抬了来，当做娶妾的一般光景天二评：何以听其抬来？黄评：打轿时已算定如此，然何如不来？此所以入《儒林外史》而为第三甲第一人。我且不问他要别的，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拿出来与我看，我就没的说了！”老妈同家人都吓了一跳，甚觉诧异，慌忙走到后边报与老爷知道。那宋为富正在药房里看着药匠弄人参，听了这一篇话，红着脸道：“我们总商人家，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齐评：好夸口。都像这般淘气起来，这日子还过得黄评：叫你且过不得。他走了来，不怕他飞到那里去！黄评：他竟会飞了去。踌躇一会，叫过一个丫鬟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说：‘老爷今日不在黄评：不在者，不在家也，扬州语。新娘权且进房去。有甚么话，等老爷来家再说。’”丫鬟来说了，沈琼枝心里想着：“坐在这里也不是事，不如且随他进去。黄评：随进去更大谬。便跟着丫头走到厅背后左边一个小圭门[[12]](#footnote-12)里进去，三间楠木厅，一个大院落，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。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，串入一个花园内。竹树交加，亭台轩敞，一个极宽的金鱼池，池子旁边，都是朱红栏杆，夹着一带走廊。走到廊尽头处，一个小小月洞，四扇金漆门。走将进去，便是三间屋，一间做房，铺设的齐齐整整，独自一个院落。妈子送了茶来。沈琼枝吃着，心里暗说道：“这样极幽的所在，料想彼人也不会赏鉴，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。黄评：闲情逸致。齐评：大有玩世不恭之致。那丫鬟回去回复宋为富道：“新娘人物倒生得标致，只是样子觉得惫赖，不是个好惹的。”

过了一宿黄评：过了一宿，更大谬了。宋为富叫管家到下店里，吩咐帐房中兑出五百两银子送与沈老爷，叫他且回府，着姑娘在这里，想没的话说。沈先生听了这话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！他分明拿我女儿做妾，这还了得！黄评：至此方知，好贡生。一径走到江都县喊了一状。那知县看了呈子，说道：“沈大年既是常州贡生，也是衣冠中人物，怎么肯把女儿与人做妾？盐商豪横一至于此！齐评：故作正论，口气极妙。黄评：好知县。天二评：青天。将呈词收了。宋家晓得这事，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个诉呈，打通了关节。次日，呈子批出来，批道：

沈大年既系将女琼枝许配宋为富为正室，何至自行私送上门，显系做妾可知天二评：又是青天。架词混渎，不准。

那诉呈上批道：

已批示沈大年词内矣。

沈大年又补了一张呈子。知县大怒，说他是个刁健讼棍天二评：更是青天。一张批，两个差人，押解他回常州去了。

沈琼枝在宋家过了几天，不见消息，想道：“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亲，再来和我歪缠。不如走离了他家，再作道理。”将他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，真珠首饰，打了一个包袱黄评：大谬大谬。穿了七条裙子，扮做小老妈的模样，买通了那丫鬟，五更时分，从后门走了天二评：�不可言，是�智深二龙山手笔。清晨出了钞关门上船黄评：来去自由。那船是有家眷的。沈琼枝上了船，自心里想道：“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，恐惹故乡人家耻笑。”细想：“南京是个好地方，有多少名人在那里，我又会做两句诗黄评：会做诗，所以入《儒林外史》。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，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。齐评：此女子真是奇特。天二评：是何�法？。立定主意，到仪征换了江船，一直往南京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卖诗女士，反为逋逃之流；科举儒生，且作风流之客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遂——田坎里面的小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先农——就是神农氏。古代传说中农业生产的发明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班定远——东汉班超。超曾奉命出使西域，争取鄯善等国归附，功劳很大，封定远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外委把总——武职名称。最初是额外派委的，后来成为定制，品级低于把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咨明——“咨”，平级官厅间的平行文书。“咨明”，以平行文书将事件通知对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塞翁失马——汉人所作《淮南子》中的寓言：塞上老翁失马，人来吊慰，翁说“安知非福”。马引胡地骏马归，人来道贺，翁说“安知非祸”。翁子骑马堕伤，人又来吊，翁又说“安知非福”。后来胡兵侵入内地，塞上壮夫都起来作战，大部分战死了，翁子独因为瘸腿没有参加，苟活下去。古人多引这寓言，作为祸福难定的证例。遇到不幸的事，就以此为慰解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卫——这里指由武职管领的漕运分段负责机关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札付——官厅下行文书的一种。这里指的是部发到职文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阮公祠——阮籍的祠。阮籍，晋人，曾登广武山（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）凭吊楚、汉相争的遗迹，后人就在山上建个祠纪念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七言古风——句数没有限制，通篇可押一个韵也可押几个韵，形式比较自由的一种诗体，名为“古风”或“古体”；以七个字一句的诗句组成的古风，名为“七言古风”或“七言古体”，简称“七古”。第四十一回说到的“七言八句”，指“七律”，属近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上斋——正式在监就学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圭门——边门。门框上作剑头形（或圆形），下作方形，像古代玉器中的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